

Hanxue

漢血

莲悦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西汉王朝武帝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讨伐匈奴
十万汉军将士埋骨大漠



Hanxue

漢學

莲悦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血 / 莲悦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518-0293-2

I. ①汉… II. ①莲…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053号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空军西安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293-2
定 价 25.00元

网 址 WWW.sqcbbs.com



内容简介

长篇历史小说《汉血》讲述的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不仅让这个年轻时雄才大略的君主对自己的妻女儿孙、文臣武将大肆杀戮，更直接导致了西汉王朝汉武帝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讨伐匈奴的失败，致十万汉军将士埋骨大漠的惨痛历史片段。全书共计十五万字，由上篇《巫蛊之祸》，下篇《血色汉关》构成。

《巫蛊之祸》取材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作品着力于展现汉武帝晚年因对死亡的恐惧而引发巫蛊恐怖，对妻女儿孙大肆杀戮，终导致整个汉室江山血流成河的历史片段。作品进行了严谨的历史考据，并跳出历史本身，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力图从人性的角度，同时尊重历史的角度还原历史的真实。

《血色汉关》取材于汉武帝晚年西汉最后一次对匈奴作战的历史，同样在严谨的历史考据基础上，力求将两千多年之前，发生在大漠戈壁、黄沙漫漫中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还原在读者面



前，希望能对这段辉煌的历史进行更人性的思考、剖析，揭示出汉匈战争鲜为人知的一面。

作品看点

一、解读汉武帝晚年残暴昏聩的历史密码，还原一代帝王晚年为权力所疯狂的历史真相，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汉武帝。

关于汉武帝，无论是这两年流行的影视剧目《汉武大帝》，还是《大汉天子》，甚至在《胡马北风》等文学作品中，皆是以其开疆拓土、雄才大略为主线，为帝王的丰功伟绩高唱赞歌；而少有作品关注汉武帝一生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对人性的扭曲让一个曾经的英明君主在晚年冷酷、暴戾、杀人如麻，更兼征役连年，耗尽民力。因此，汉武帝在后世史家心目中，乃是一个“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帝王。

二、还原汉朝鼎盛时期血流成河，数十万生灵涂炭的政治屠杀——“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一场封建迷信的“巫蛊”与帝王的死亡恐惧碰撞出的盛世悲歌，埋于地下的“木偶”引发的血案。

“巫蛊”是汉初广为流行的一种迷信活动，即通过埋于地下的“木偶”诅咒仇家。汉武帝晚年，对失去生命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催生出“受迫害”癔想症令他完全丧失理性。

因怀疑自己受“巫蛊”之害，汉武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屠杀亲生女儿的皇帝。他不仅杀妻灭子、诛女屠孙，更从皇族宗亲、达官贵人祸连至平民百姓；将杀戮的疯狂从帝都长安席卷至各郡各封国，直至整个帝国的每个角落。整个巫蛊之祸，有史家考证，持续数年，为之罹难的民众几十万。

三、一个军事强国背后普通士兵、民众、将领的命运沉浮。“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只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战争A面，而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汉匈战争B面却是：帝国的民众贫困交加、饥谨连年、妻离子散，以及成千上万将士埋骨异乡。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战乃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转折。这一年，卫青、霍去病大



破匈奴，将其逼退至瀚海沙漠以北，再无南侵之力。然而，汉武帝仍以“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名，兵革数动，继续北伐。汉军北征，长途奔袭，难耐北地苦寒，更兼粮草不继，从此汉朝对匈作战少有胜绩。晚年的汉武帝更是对北征匈奴的功臣良将大加杀戮。从飞将军李广祖孙三代、卫青族人，至李广利、赵破奴、公孙贺、公孙敖等等曾经为其开疆拓土，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王侯将相，或死在其屠刀之下，或被逼自裁，或远走异乡，并且株连族人。

四、从女性视角看男人戏，从小人物的命运看大历史。

《汉血》选择了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和武帝时代最后一次对匈战争，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从更人性的角度，更女性化的视角来解读这段历史，而且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严格历史考据，力图用事实说话，还原两千年前历史的真相。

作者简介

莲悦（本名 郭弘），七零后人，曾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爱情神话小说《苍之灵》（以网名“六月栀子”出版）、《流光飞舞之思情》、《流光飞舞之空花》。2009年为湖北少儿出版社编译出版了经典世界名著《老人与海》、《野性的呼唤》、《白牙》。同年开始从事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并完成两个彼此独立，又有一定联系的中篇故事：《巫蛊之祸》、《血色汉关》，共计十五万字。

巫

蛊

之

祸





人间四月，莺飞草长，春意正浓。
长安城北渭水大桥外，征旗猎猎。玄甲铁骑，引马举刀，肃然列队而立，阵型笔直，一路延伸。北伐匈奴，西征大宛，南讨两越，东平朝鲜。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锃亮的铠甲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照耀出一个时代的气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然而，白幡素服，哀声连连。此时，这支军队非为出征壮行，而是在送别，送别他们战功赫赫、威名远播、史册彪炳的最高统帅——大司马大将军卫青。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皇帝刘彻时年五十一岁，三月，封泰山，四月，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卒。



卫青乃骑奴出生，从小贫苦，因异父姐姐卫子夫被皇帝刘彻纳入宫中而从军征战。却是才华横溢，北击匈奴无往而不利。龙城大捷^[1]、收复河朔^[2]、奇袭高阙^[3]、两出定襄^[4]、决战漠北^[5]……最终成就千古美名，拜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全国之兵。

大漠征战苦，再是铁打的汉子也难敌万里黄沙、冰刀雪刃的侵袭，走过刀光剑影，徒留一身伤病。元封五年，正当盛年的卫青溘然而逝，谥号烈侯。《谥法》说：有功安民曰烈。皇帝刘彻为表彰其一生战功，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汉武帝陵）东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阴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

此时，茂陵东北一座貌似祁连山的墓冢已在荒烟蔓草中静静地守望了十年。里面沉睡着显赫的卫氏家族另一个男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十八岁首建奇功，封冠军侯；孤军深入，横扫河西^[6]，征服河西走廊；征战漠北，封狼居胥，禅姑衍^[7]。六伐匈奴，霍去病率部共斩首及俘虏匈奴十一万余，战功不输舅父卫青。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年仅二十四岁的霍去病病卒，谥封景桓侯，取义“并武与广地”。《谥法》说：布义行刚曰景，辟土服远曰桓。霍去病过于仓促却异常璀璨的生命都浓缩在“景桓”这两个字中：一生英勇作战、克敌服远、扩充疆土，成就了自己的青史盛名，也成就了皇帝刘彻的千秋功业。

北击匈奴，卫青、霍去病二人之功足抵半壁汉室江山。

两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专权最为严重的朝代，皇帝们多喜任用自己母亲、妻子的兄弟掌握帝国的军政大权。

然而，朝为红颜，夕成白骨。人生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

重用外戚，这既是皇帝对妻族的格外恩宠，却更像一个陷阱。中国的宫廷，皇帝由来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没有哪个女人可能一劳永逸地享有无数的荣光。皇后，这个香淋淋、尊贵耀眼的名字背后，却往往预示着一个家族被屠罄尽的血淋淋的命运。

如今，卫青既逝，炙手可热数十年的卫氏家族失去了顶梁柱，危如累卵。

卫、霍征战之功终究改变不了族人被屠被杀的命运。大幕徐徐开启，一场从宫



廷、帝都长安，直至各郡各封国，祸连全国的大杀戮，此时如大漠风起，升腾成一朵雨云，积卷酝酿，直待大势已成，汹汹而来……

且说这厢，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送葬仪式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渭水大桥两旁却候了一群百姓，正等着仪式完后入城。其中两人，风尘仆仆，显然远道而来：瘦削憔悴的中年男子衣葛履麻，戴顶竹笠，背负行李，已是一脸一身的汗；身边是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梳双辮，眉目清秀，一张小脸被阳光烤得绯红，透出一脸的疲惫，脚上的帛屐已磨损得厉害。

“爹爹，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小姑娘扬起红扑扑的小脸，“灵儿好饿！”

“快了。灵儿再忍忍，一进城，爹爹就给灵儿买胡饼。”中年男子说着，取下腰间的水囊让女孩喝水解暑。

马蹄轻响，有人牵马而近，于身旁站定。

中年男子转身去看，来者是个身形高大，体格健硕的精壮汉子，约莫二十来岁。虽则年轻，却是一脸虬髯，满面红光，目光锋利如刀，观之绝非善类。

中年男子微微颌首示意。

汉子略略一揖，莽声道：“兄台，借口水喝。路赶得急，竟带丢了水囊，大半日下来，嗓子都冒烟了。”

“灵儿。”中年男子垂首唤起了女儿。

女孩灵秀可人，仰起小脸，慷慨豪迈地将水囊递上，脆声道：“大叔，请喝水。”

汉子咧嘴一笑，接过，毫不客气，仰头便往肚子里灌，眨眼工夫，满囊的水所剩无几。汉子从马背上取了包袱，拿出包东西送至女孩眼前：“大叔请你吃胡饼。”

正饥肠辘辘的女孩不待爹爹做声，欢喜地接过，大口大口地吃将起来。“爹爹！有肉呢！”女孩从胡饼中拈出一小块肉，甚是欢喜。

中年男子只温和地笑。这年头，所谓盛世，却不太平。北伐匈奴，征服西域，南讨两越，东平朝鲜，征战连年，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持续近三十年。文景时期充盈的国库被消耗一空。为筹措军饷，皇帝刘彻甚至下诏卖官鬻爵、以钱赎罪。整个帝国，虽然军威远播，却是民生贫苦，寻常百姓之家即使是糊口，也是不



易。

“孩子看来是饿极了。”汉子爽朗地笑道。

中年男子看着自己的女儿，满眼慈爱，“养个女娃不中用。”

“兄台说得可不对。忘了长安的民谣了吗：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子说罢，又是朗声大笑。

“只可惜，明日黄花，好景无多罢。”一不小心，竟然说出这样忤逆之词来。中年男子顿时面色尴尬，惶惶难安。

汉子不以为意，索性坐下，攀谈起来：“年长色衰，此乃宫中女子大忌。如今，大司马大将军又故去了，朝中便失了依傍。兄台看得很透彻啊。”

“哪里。胡诌而已。”

“兄台哪里人？因何进京？”

“在下游历江湖，如今，带女儿到长安投亲。”

“在下乃阳陵（地处今咸阳东北）人士。只是说起投亲，兄台当是胡诌。”汉子看着中年男子行李上的桃木斩妖剑，面露嘲色，“皇帝大肆招揽方士法师，欲炼不死之药。兄台想必是得道高人吧。”

中年男子怔得一怔，愈发尴尬，摇头：“但求糊口。”算是认下了。

汉子伸出手去：“兄台既是得道高人，可否为小弟看看前程？”

不待爹爹说话，一旁仍在吃着胡饼的女孩脆声道：“大叔天庭饱满，红云映日，十年之内，前途必定坦荡，不虞有他。”

汉子一愣，继而大笑起来：“想不到，还有位得道小高人。”

中年男子尴尬得紧，正欲制止，女孩却继续说道：“只是，大叔额头红云略带青暗。大叔当不是正道中人。”

“灵儿！不可胡言乱语！”中年男子惊恐急斥。

汉子的眉蹙了起来，看着眼前稚语童声，却是一语中的的小女孩，不禁纳闷，抱拳道：“在下朱安世，未知兄台高姓大名？”

“这……”中年男子好生迟疑。

汉子不理，俯身向女孩问道：“小姑娘，可能告诉大叔你和爹爹的名字？”



“爹爹姓水名宜清，我叫灵儿。”

童心烂漫，绝无城府。水宜清微微一叹。

说话间，城门已经开禁。水宜清眼看着自名朱安世的汉子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爹爹，为何额上红云带了青暗，走的便不是正道？”

“这要问你自己。爹爹看不到别人额头的云彩。”

“哦。”女孩似懂却真不懂，只蹙着小小的眉头，认真思索。

水宜清看在眼里，不禁叹息。这孩子天赋异禀，自出生便开了天眼，能识得他人命途。自己也格外宠溺，早早便教她识文断字、读书明理。只是，早慧怕难享天年，就像她娘。想到灵儿的娘，水宜清难免伤心失落，为早亡的爱侣。

已是傍晚，一轮晚阳悬于青空之中。残阳如血，鲜艳夺目。它的下方，正是雄伟繁华的帝都长安。

“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十余丈高的城墙端直方正，巍峨绵延，城外的护城河碧波粼粼，绕着城墙蜿蜒流淌。驰道^[8]连通着铁索吊桥，吊桥那头便是青漆肃然的高拱城门了。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曰：霸城、清明、宣平、覆盎、鼎路、便门、章城、直城、雍门、洛城、厨城、横门。每座城门两边门阙檐牙高啄、耸立云端，质朴、雄浑又不失壮丽、伟岸。门阙下，三个供人车通行的门道路面平整宽敞，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城门左右各把守着一队赤衣玄甲的军士，雄壮、威武。

水灵儿立于高耸入云的城楼之下，看得目瞪口呆。驼铃脆响，几个深目隆准的西域人士牵着几峰骆驼从后越过了他们。水灵儿被吓到了，连忙躲到水宜清身后。

“爹爹，这是何处？是你说的神仙居住的地方吗？”

“傻姑娘，这里是长安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水宜清笑道，“长安城八街、九陌、东西九市、三宫、九府、三庙、一百六十间里，城内经纬相通，道路平直。长乐^[9]、未央^[10]二宫位靠南，桂宫^[11]位靠西，西城外是建章宫^[12]和上林苑^[13]。”

“爹爹，我们要住哪个宫？”女孩纯真无邪。

水宜清大笑：“我们啊，哪个宫都住不了！”说罢，携着女儿的小手，一道进得城去。



巫蛊之祸

引子 / 3

第一章 扬之水，白石皓皓 / 1

第二章 平阳歌舞累终生 / 15

第三章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 29

第四章 坐巫蛊，族 / 47

第五章 正道弛兮离常流 / 60

第六章 一枚玉钩，半世残缘 / 74

第七章 骨肉翻为陌路人 / 86

第八章 望思台上草木深 / 97

第九章 刘彻茂陵多滞骨 / 112



第一章

转眼已是征和元年（公元前 92 年）。

室居栉比，门巷修直，这里是长安城东北隅宣平门附近的居民区。马夫赶了辆马车，沿一条逼仄的巷弄直直往里，旁边还跟着一名青衣侍婢。马车停在一处寻常的房门前，青衣侍婢敲开了门，这才掀起车帘将一名年轻女子扶下马车。女子曲裾深衣，红白相搭，窄袖紧身的绕襟衣裳几经转折，直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一看便知，这女子不是官宦千金便是富户小姐。

前来应门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一袭素布衣裙，虽则简朴，却是剪裁合身，勾勒出曼妙的身姿。头上别无饰物，只用一根木笄束起发髻，黑发如漆，垂泄着，却是一丝不乱。

“陈小姐来啦！快请！快请！”一个仙风道骨的中年男子也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客人，将她迎进堂屋。

十多年过去了，中年男子的眼角眉梢虽添了几许尘世的沧桑，一眼还是能看出便是水宜清。而那



素衣清雅的女子应是当年童言无忌的女孩水灵儿。

陈小姐坐于席垫上，轻言曼语：“我还是想请仙师算算，他是否能回来，这姻缘是否还续得了……”说着，声音哽咽了，眼睛也红了，急忙取了方素绢，擦了擦眼，然后向青衣侍婢招了招手，一串沉甸甸的五铢奉到了案上。

水宜清领悟，打卦卜筮，并念念有词。不一会儿，水灵儿低眉顺目，双手将一支竹签送到了陈小姐手中。

“舍得。”

两个字，无情无义的，催人泪下。

“是回不来了吗？”陈小姐哽咽着，逐渐已成啜泣。

水灵儿抬眼去看，她的额头愁云弥散，昔日情缘已成断线风筝，如何再续？

“情海无舟，难舍须舍。所谓‘舍得’，不舍不得。”水灵儿解道。

陈小姐走了。反是水宜清有些怅惘：“就不能说些好听的？或许，你看错了？”

水灵儿却是目光坚决：“她的良人只怕已经埋骨沙场，等下去，不过徒耗青春年华，不如及早另起征程。”

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皇帝刘彻以精兵三十万，设伏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附近山谷，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以来，这个初生的庞大帝国便征战连年。元光后，元朔、元狩、元鼎、元封……一个个昂扬、豪迈的年号似乎都在宣扬着一个男人的雄心万丈和壮志凌云，甚至于野心勃勃。如今，终于等到了“征和”。“征”与“和”，是不是意味着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帝国的黎民百姓终于可以免除连年征战了呢？

“灵儿，下个月，张天师要做场大法事，想让你也随爹爹进宫帮忙。”水宜清有些底气不足。

“不是下个月的事吗？”水灵儿心知定有下文。

“张天师的意思，是想收你为徒。”水宜清忐忑不安，“你若愿意……”

“爹爹，你知道我不愿意，更不要进宫。”

水宜清沉吟一番，让了步，“爹爹也不愿你进宫。只是，那场法事……”

“爹爹，干嘛非要帮张天师？”



“爹爹只想多给你挣份嫁妆。你这样的姑娘，不好嫁。”

“那就不嫁吧。你说的，只求能糊口。现在已经很好。”

“别说胡话！”水宜清难得地生起气来。

父女俩说话间，又有人来访，却是长安城中最有名气的女巫楚善。楚善常年行走于宫闱之中和达官贵人家，专事帮人施咒下蛊。

“仙姑，可是有事？”水宜清甚是热情。

“自然有事！还是大好事！”楚善情绪很高，拉过水灵儿的手，高声道，“丫头，明日随我进宫！”

又是进宫？水灵儿愣得一愣便急忙摆手道：“不要！仙姑，小的不要进宫！”

“就知道你胆怯。”楚善笑道，“明日是卫长公主的忌日。皇后要在建章宫做场法事，祭奠公主。我一人忙不过来，你来帮帮我。”

水灵儿天眼早开，能看到他人的命途，这让她在长安的方士、巫女中颇有些名气。但她从不愿出入豪门、宫禁巴结贵妇、妃嫔，为人施蛊下咒，只一心留在家中为街坊邻里布医施药，卜卜前程，问问姻缘，祈福求子。

楚善知道水灵儿的脾气，软语又道：“如今，宫里谁不知晓，皇后不受宠。伶俐的人都攀高枝去了，一听说是替皇后办事，能推的都推。我也是实在没法子才来找你。”

楚善如此一说，水灵儿果然心软，也就应承了下来。

建章宫是皇帝刘彻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所建，为显示大汉的国威和富足，号称“度比未央”。

建章宫据说有“千门万户”。东有凤阙，高二十余丈；南有五十余丈高的神明台、井干楼。整个宫殿由众多建筑物组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其北面还开凿了太液池，池中堆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象征东海仙山，足见皇帝刘彻求仙访道心切，一心要求长生不死。

以建章宫为核心，广长三百余里的上林苑中更建筑了许多宫苑。离宫别馆，连



山跨谷，遥遥相望，气象万千。苑内养百兽，供皇帝春秋狩猎；植奇花异草、名贵树木，供皇帝观赏。上林苑中人工开凿了昆明池，池上有龙首船，是帝妃们游乐的场所。

秋天，风很冷，带着阴雨的讯息。

所有的人都白衣素服，无论宫人还是命妇，都梳着最简单的发髻，上面甚至不簪一支珠花。每个人都很忙碌，迈着细碎步子，却都低眉敛息，不轻易发出哪怕一个轻微声响。

整个世界清冷且悄无声息，只有祭炉里的火热烈地燃烧着。

“这么多年了，每年公主忌日皇后都特别上心。卫长公主可是皇帝和皇后最为疼爱的女儿，只是可惜了。”楚善手中忙碌着，压低了声音对水灵儿说道。

“听说是病故。”水灵儿无心地答。

“哎！这帝国的公主，金枝玉叶，谁承想，是个情种。”楚善也不禁要叹，“皇帝腰斩了驸马。公主思忆成狂，竟然一病不起，终至香消玉殒。可怜啊！”

腰斩？水灵儿打了个冷战。是什么样的罪过，竟让父亲对女儿至爱的男子如此残酷？

“皇后来了！”楚善用手肘碰了碰身边有些愣怔的水灵儿，附至耳边，悄然道，“好好看看！对女人而言，人世的极富极贵，大抵如此了。”

水灵儿不语，却是将头垂得更低。这样的女人，虽则富贵，却是比寻常之人有着更为诡谲的命途，不看为好。心念及此，便是悄然向后退去，隐至众人身后，随众人跪地施礼。

足足有一个时辰，皇后跪坐于冷风之中，纹丝不动，为爱女在天之灵虔诚祈祷。最后，皇后的贴身女官倚华上得前去，切切劝慰了一番，皇后这才起身，掩面而去。

看着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离去的背影，水灵儿不禁喟然而叹。此时，她不过是个寻常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怎样椎心蚀骨的一种痛？

“看到了吗？”出宫的路上，楚善切切地问。

“看什么？”水灵儿不解。